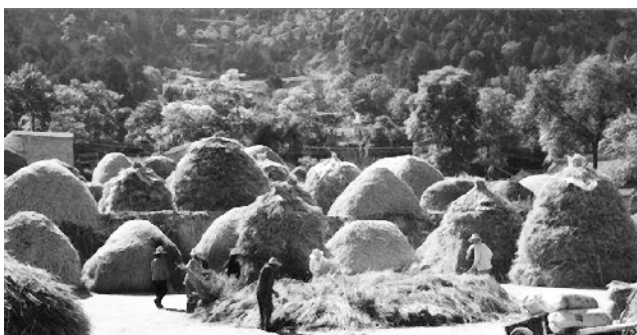


家庭相册



父亲的麦垛

□魏青锋 文/图

从麦子搭镰开始，父亲的紧张情绪一直在蔓延着，且随着时间越发的忐忑不安。

父亲的这种紧张源于分队次年的夏收，生产队分队家里分了九亩田地，父亲又承包了几亩坡地，全部播种了小麦。

那一年的秋冬和来年的春天，出奇得风调雨顺，麦子长势很喜人，可在夏收的时候，出了状况，拉回来一大半堆在打麦场，还有一些没来得及收割，就连下了一个礼拜的阴雨，麦子都开始长芽了。拨开麦秸堆，里面蒸腾着热气。整整一年，我们家只能吃黏软发甜又有些霉味的芽麦馒头和面条。

从那以后，每年麦熟季节，父亲的喜悦中就夹杂着无以名状的紧张。只要是山后滑过一朵乌云，或者多云的天气太阳光有点恍惚不是那么毒辣，甚至零星地散落几滴雨点，父亲就慌得手足

无措。

父亲的紧张也迅速传染着母亲，正在做饭的母亲，紧张地吧嗒吧嗒拉着风箱，任锅里的水沸腾着掀开了锅盖。

麦子拉进打麦场，先堆放在一角。场里已经有摊开了的麦

子，一家一家排着队。打麦场只有一个，碾场的拖拉机也只有一个，好在乡下民风淳朴，不管场里是谁家的麦子，摊场、碾场、翻场，再碾场，最后翻场、刮场，全村老少都上场。

轮到我家，已经是傍晚时分，手扶拖拉机正碾着场，却停在中央，喘了几口气就没了声响。

父亲疾步走过去，栓坤叔已经打开手电筒在检查，父亲焦急

地问：“问题大不？”栓坤叔也不说话，只低着头鼓捣，汗水顺着脸颊在下巴聚成一大滴，掉在厚厚的麦秸秆里。半天拿出一条小皮带换了，站在旁边扶着摇把使劲一摇，突突突的声音一下点燃了阵阵欢呼声。

父亲用手背抹了一把脸，汗水瞬间模糊了眼睛，但心还是放了回来。

父亲是村里他们这一辈人出了名的好把式，特别是犁地和上麦垛。父亲的地犁得精细，只要翻过一边，满地找不出大的土疙瘩。上麦垛也是，不管下面多少人在递麦秸秆，父亲仍不慌不忙，拨的到位，茬也压得恰到好处，绝对不会出现前高后低左轻右重的情况。等到了顶，剩下不多的麦秸秆都是隔空抛过来，父亲接了，最后收了顶子，蒙古包似的黄灿灿的麦垛就成型了。

等到了秋后，打麦场里几十个大小的麦垛，远远望着就像一个部落。

等从麦垛上溜下来，父亲紧锁的眉头已经开始舒展了，他拿

起场边的旱烟袋，明灭的烟火中，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浮在父亲的嘴角。现在剩下的，就是抓紧时间试风，有风了就连夜把麦子扬出来。

父亲之前在采石场做工，手劲大，木锨抖得麦粒又高又飘，母亲扫得也不费力，接连几个大日头，把麦子晾干装进粮仓，父亲就彻底放松了心情。

麦垛随着时间渐渐地由金黄变成了黛色的黑盖，母亲不断地从下面取麦秸秆，用铡刀铡了做骡子冬天的饲料，或者生火做饭，麦垛慢慢就会越来越矮小。

童年的我们最喜欢在麦垛中间穿梭嬉闹，头钻进麦垛里面，闻着醇浓的麦香，屁股撅在外面捉迷藏，欢笑之处，都会“呼”地惊起一大群麻雀，惹得村里此起彼伏的狗叫声。

如今的家乡，所有的田地都栽植了果树、花椒树、大棚蔬菜，已经不会再有风吹麦浪的壮观景象了。自然，也就看不到蒙古包似的麦垛了。可惜，这些父亲已经不会知道了……

图片故事

敲打岁月

□肖功勋 文/图

叮叮当当的响声，是从我家乡邻村一个小铺子里传出来的。年逾花甲的邱元靠正用锤子敲打着一块铁。

元靠每天都在这屋里敲打，可能是一把铁铲，可能是一把铁锄头。他乐此不疲，如同敲打古老的岁月。

日月变换。元靠坚守着这门手艺，岁月在他脸上刻满了沧桑。铁制品工艺发展了，机器代替了人工，完成一件制品很快，可在元靠的铺子里，他依然不急不躁，用自己的一双手熔铸着，敲打着。

元靠的铺子很小且简陋。面前的长桌上杂乱地放着模具、半成品、碎铁块等每天干活用的东西。两个刚做好的钢铲锃亮地挂在墙上。靠墙边有风箱，有土石垒的锅台，上面还坐着一口冒着白烟的不锈钢锅。炉边，元靠右手拿锤，左手掂钳子夹起一块火红的铁块放在砧板上，叮叮当地敲打。

他的神情认真专注。融化铁液，打成铁板，再用模具锤造成型。这样的流程烂熟于心，元靠的动作熟练流畅。

元靠的父亲也是铁匠，手艺远近闻名，十里八乡不少人找他打制过铁制生活用品。那时候，元靠的父亲打制的铁器做工精细，不欺不骗，口碑很好。从记事起，元靠就在父亲的敲打声中生活着。听着敲打声响，看着父亲手中魔术般变出的铁勺铁铲，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欢喜。父亲见他喜欢，就把手艺传给了他。

父亲对元靠要求很严，每道工序都要求他做到最好。有一次，年少的元靠嫌麻烦，省了一道工序，被他父亲发现了，吼他：“你偷这点儿懒，是在砸自家的牌子！”

元靠至今记着父亲这句话。当他的水平和父亲不相上下时，父亲就放心地让他独立了。独立后的元靠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已，他做的铁制品实用且好看，人也像父亲一样实在，不欺不骗，价



格公道，如果有人家当时给不了钱，他就让人家赊账。实在还不上，他也从不去讨账。“名声就是牌子。”元靠说，只要乡亲们相信他，给不给钱他不会介意。

娶了媳妇后，元靠的干劲儿更大了，后来因为意外，他的铺子关了门。不过，当乡亲们需要铁勺铁铲时，他仍会在夜晚做一些。乡亲们感念他，常会送给他一些吃的用的，他家的日子也就勉强过着。

改革开放后，他的铺子再次开业，打出来的铁器仍像以前结实精致。找他做铁器的人越来越多，他家里也慢慢富裕起来。他用打铁器挣的钱供孩子上学，也养活着一家人。

“那些年天天有干不完的活儿，很累，也很舒心。”元靠说，过了几年这样快乐舒心的日子，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不那么忙、那么累了——商店里卖的机器制作的铁制品越来越多。

元靠觉得失落，也很无奈。他知道，人们在商店能买到想要的铁制品时，就不会再来找他了。不少好心人劝元靠也买台机器，做得快也赚得多。但元靠觉得，他这是手艺，不能丢。

虽然已经很少有人来他铺子里定制铁器了，但他仍认真地敲打着每一个铁勺，一个步骤不少，一道工序不省。不过，他也注重“创新”——根据人们的需求在样式上进行调整，“独家定制”，但传统的手法，却从不改变。

近几年，元靠铺子里的生意只能糊口。“这样就好！家里又没多大负担。”元靠满足地说。看父亲那么劳累，女儿曾不止一次劝过他不要再做了，元靠没有答应。做了大半生铁匠，他留恋这份职业，留恋那种敲打的感觉，留恋那闪闪发亮的铁光。

舌尖上的汪曾祺

□夏学杰

汪曾祺喜欢美食，自称敢吃任何食物，汪曾祺的长子汪朗说：他去内蒙古，专门要试着生吃羊肉。他晚年去云南，就想尝一下傣族的苦肠——牛肠里没有完全消化的青草，傣族人生吃、做调料、蘸肉。当地人怕同去的作家接受不了，只做了一个苦肠加肉蒸丸子，让他觉得很不过瘾。北京的豆汁，外地人一般喝不惯，但汪曾祺不惧。他写道：“到了北京，北京的老同学请我吃了烤鸭、烤肉、涮羊肉，问我：‘你敢不敢喝豆汁儿？’我是个‘有毛的不吃掸子，有腿的不吃板凳，大荤不吃死人，小荤不吃苍蝇’的，喝豆汁儿，有什么不‘敢’？他带我去到一家小吃店，要了两碗，警告我说：‘喝不了，就别喝。’有很多人喝了一口就吐了。’我端起碗来，几口就喝完了。我那同学问：‘怎么样？’我说：‘再来一碗。’”

他喜欢做菜，并且还洋洋自得，他写道：“美籍华人女作者聂华苓和她的丈夫保罗·安格尔来北京，指名要在我家吃一顿饭，由我亲自做，说是这样别致一点。我给做了几道菜，其中有一道煮干丝。这是淮扬菜。华苓是湖北人，年轻时吃过，但在美国不易吃到。她吃得非常惬意，连最后剩的一点汤都端起碗来喝掉了。”汪朗说：在家里，老头儿也常常做些杂七杂八的东西：炒麻豆腐、炒疙瘩皮、羊头羊蹄、热汤面

就臭豆腐……全是北京平民吃的玩意儿，上不得大雅之堂。前些年，市面上还没爆肚卖，他就自己买个生牛肚，吭哧吭哧洗上半天，还得把牛肚里外都撕去一层，只留下中间部分，然后自己配制调料。折腾两三个小时，最后满打满算能爆出一笼蒿成品，还嚼不烂。他倒是吃得挺来劲，用假牙一个劲儿磨磨，一边还说：“爆肚就是不能嚼得烂。”

汪曾祺的美食文章写得很粗略，如写腌笃鲜，“上海菜。鲜肉和咸肉同炖，加扁尖笋。”只有这么几个字，跟报账似的。除了是他自己做的菜，他是不大说菜的具体做法的，就连吃的感觉也写得极其简略。

写狮子头的口感：“狮子头松而不散，入口即化，北方的‘四喜丸子’不能与之相比。”写长沙的腊肉：“我没有想到腊肉能蒸得这样烂！入口香糯，真是难得。”对此，汪朗是这样理解的：“他的这类文章和一般人不太一样，很少谈某种菜的具体做法，也不怎么谈自己的‘美食历程’，只是进行简简单单地介绍，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其味道，这充

分体现了他的写作主张：文章要留白。”这应该跟其个性有关，他不大擅长铺陈的文风。

建筑家王澍说：“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，而是先想什么是有趣的事情，并身体力行地去做。”我觉得，这句话很适合汪曾祺。他就是一个追求情致的人。苏北在《舌尖上的汪曾祺》一文中写：汪曾祺女儿的同事到她家玩，汪曾祺“在厨房忙活了半天，结果端出一盘蜂蜜小萝卜来。萝卜削了皮，切成滚刀块，上面插了牙签。结果同事一个没吃。”女儿汪朝抱抱怨说，“还不如削几个苹果，小萝卜也太不值钱了。”老头还挺奇怪，不服气地说：“苹果有什么意思，这个多雅。”

不仅能勇于尝试各种食品，汪曾祺还想自圆其说，在吃上，总结出一点人生的道理。他在《口味》一文中说：“有些东西，自己尽可不吃，但不要反对旁人吃。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西，谁吃，就是岂有此理。……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、杂一点，‘南甜北咸东辣西酸’，都去尝尝。对食物如此，对文化也应该这样。”不仅如此，他还在《苦瓜是瓜吗》中进一步阐述道：“我希望评论家、作家——特别是老作家，口味要杂一点，不要偏食，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、排斥。”

书海掠影

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